吳越備史/補遺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吳越備史

◀上一卷

補遺

全書終

舊本《備史》皆止於戊辰年，而忠懿之事未終。此卷不知作自何人，蓋參本傳及《秦王貢奉錄》、《家王故事》為之，或以合於《備史》，今釐正之。

開寶二年春正月，制加王食邑三千戶、實封六百戶。是月，遼主明展嗣位。秋八月，敕遣使至，賜王生辰禮物，並禦衣紅袍一副、金鎖甲一副，及駝馬一百頭。三年春正月，王親饗五廟。秋九月，王遣子惟浚入貢。是月，詔王出師伐富州。王將起師，尋以路遠，詔止之。四年秋九月，敕遣使賜王生辰禮物、衣冠、劍佩等。冬十一月，皇帝南郊，制加王食邑二千戶，實封六百戶，仍改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。五年春三月，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世子惟浚貢奉歸，賚賜吳越國賢德順睦夫人珠翠冠帔各一副。秋九月，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。太祖謂夷簡曰：「汝歸語元帥，當訓練兵甲，江南倔強不朝，我將討之，元帥當助我，無信人言脣亡齒寒。」王密表謝，且請師期。冬十月，王親饗五廟，復謁寶塔寺，拜先王銅容。六年秋八月，敕遣使賜王玉帶一條、禦衣一襲及生辰禮物。冬十一月二日，大雪，雪氣如煙。七年夏五月，敕遣進奏使錢文贊賜王襲衣、玉帶、玉鞍勒馬各一事，金器二百兩、銀器三千兩、錦繡一千段。秋七月，敕詔王取常州。

詔曰：「敕錢俶：朕統禦萬邦，撫臨光庶，推至誠而待物，期率土以歸心。布惠行仁，

是予本誌；興師動眾，非我願為。惟彼江南，言修臣禮，久被撫綏之化，頗傾依附之心，貢封章則惟見恭勤，修外貌則多從減降，既雲事大，每欲包荒，甘言嘗信其赤心，內稔豈疑其奸計。而又疊傾誠款，願降冊封，既禮分之未虧，故我心之無間。使人頻至，詞旨愈專。是以特降近臣，俾其略來赴闕，頒宣優厚，恩禮殊隆。何期終日包藏，一旦彰露，不惟多方託故，懇避來朝，而乃修葺城池，選練軍旅，教習戰陣，抽點鄉兵，為捍拒之謀，作攻守之備。朝廷養寇垂二十年，心狠貌恭，突然自敗，向展為臣之禮，適滋觀釁之方，每雲傾輸，動彰狡詐。既行問罪，須至興師。今者禁衛出軍，雲臺選將，剋期攻取，直抵升州。卿任重統戎，心專蕩寇，況早者曾披章奏，具述事宜，今驗奸兇，果符陳請，聞茲討伐，必罄忠廑。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，可部領兵士起發，且往攻取常州。毗倚之懷，寤寐無已，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是月，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事。九月，孫承祐自京賫密詔回，師期定矣。王即日命境內訓練士卒，揀閱兵甲。是月，敕遣內客省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。冬十月，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，仍賜禦劍一口、禦甲一副、金鞍禦馬一匹，仍命丁德裕為行營兵馬都監，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，輔王進攻常州。是月庚申，王親率鎮國、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諤等五萬餘人，發自國城，丁德裕為先鋒使。是日，天氣晴和，風色便順。癸亥，次嘉禾，有氣黑色，形如覆舟，當行府之上。占者曰：「王氣也。」丙寅，王率諸軍入毗陵，前鋒所至，賊望風而遁。有獲巨龜於旌門之下，占者曰：「玄武之應也。」戊辰，王次毗陵，遂克關城。常人以牙城自守，王命營於九仟墩，命親從指揮使淩超等分營四門，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諤攻江陰，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，並率水艦，由吳興出太湖而進。十一月，詔遣弓箭庫使王文寶來宣諭，仍賜湯藥，以金盒盛封。至是月，王遷行府於賊城南門。金彥滔克宜興，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，馬八十匹，王即命金彥滔獻於京師。十二月癸亥，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，殺賊軍二千餘人，生擒六百餘人。辛未，又敗賊萬餘人城北，金陵大將盧絳宵遁。先是，城中既危，金陵遣大將盧絳率萬人來救，至是敗之，絳僅以身免。

翌日，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於京師。八年春二月，詔遣內直使陳理來宣諭，仍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，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。是月，王親率大軍，攻其壘不克。夏四月，我師復大攻城壘。時偽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降款於軍門，且請命焉。王從其請，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，王賜以衣冠器幣等，悉送於京師以請命，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。江陰、寧遠等軍、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，王悉宥之。是月，敕遣使來宣諭，授王守太師，加食邑六千戶，實封九百戶，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。五月，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，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、玉鞍勒馬各一事，金器二千

兩、銀器一萬兩、錦彩一萬段，詔王歸國。是月，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，會王師於金陵。先是，毗陵降人凡二千餘口，至是悉分還本郡，仍表奏之，詔書褒焉。冬十一月，我師克金陵，偽主李煜出降。是日冬至，軍中皆會飲。承禮謂諸將士曰：「城中以我節序必有宴享，備我怠矣，宜出其不意以圖之。」乃召敢死士十人，以火攻其城，陷其東門。士皆賈勇，攀壘而上，王師睹之，亦攻其南。煜危迫，遂出降焉。

是月，王乃表賀之，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。十二月，王克金陵有功，敕遣東頭供奉官徐靖賚賜王彩錦八對、禦衣一副、金盔一頂、金甲一副、禦酒一百瓶、駝馬三百匹，仍賜禦劄一通褒焉。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為平江軍節度使，沈承禮為寧海軍節度使，又賜為防禦使者三人，為刺史者六人，賞克金陵之功也。是月，詔許王入覲焉。

敕錢俶：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，奏今月十五日偽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，已安撫城中，事具悉。卿位高王霸，天付將才，門專衛社之勛，世著勤王之節。一昨親提銳旅，取彼堅城，勢孤而既絕援兵，力盡而遂輸降款，遽歷寒暄之侯，遂成克復之功，永增史冊之光輝，實協君親之任委。甚為嘉賞，不舍寐興，故茲獎諭，想宜知悉。

九年春正月庚申，王發自國城。先是，太祖皇帝因王入覲，敕遣供奉官張福貴、淮南轉運使劉德言開古河一道，自瓜洲口至潤州江口，達龍舟堰，以待王舟楫。其堰遂名曰大通堰。又於京城之南敕建大第，連亙數坊，棟宇宏麗，儲什物供帳之類，皆禦王者，賜名曰禮賢宅，以俟王駐節焉。

二月辛丑，王次寶應。敕遣引進使翟守素至，賜王湯藥，以金盒盛之，又賜金鞍轡馬二匹，仍押禦廚儀鸞翰林皆至焉。甲辰，王次泗州。敕遣內臣至，賜馬三百匹、駝一百頭，以載行李。辛亥，又遣內司賓洎內臣至，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盒、法酒五十瓶、茶果五十盒。是日，次近畿，皇帝詔山南東道節度使、興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，仍賜法酒一百瓶、果子一百盒。翌日，王至京師。詔興元尹賜宴於迎春苑，尋詔王居禮賢宅。王未至前數日，太祖幸其宅，躬自閱視，其恩禮如此。戊午，王朝見於崇德殿，進《賀平江南》及《允朝覲表》，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，上酒一千瓶，遂賜宴於長春殿。中席就幄，次賜黃金照匣、黃金鈔鑼及瓶盤等，皆禦物也。己未，王進謝，詔宴於後苑。丙寅，駕幸禮賢宅，賜金二千兩、銀三萬兩、絹二萬匹，又賜王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浚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。是日，王遣世子又進通犀帶二條、金玉寶器五千事。三月，制賜王劍履上殿，詔書不名，進封王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，封王女為

彭城郡君，仍詔內臣賜王妃湯藥、法酒、茶果等五百餘事。翌日，宰臣上言：「異姓諸侯王，無封妻為妃之典。」上曰：「行自我朝，蓋旌忠賢，何必古也。」時又詔王宴於苑中，獨太宗、秦王侍坐。酒酣，上命王與太宗、秦王敘昆仲之禮，王叩頭陳讓再四。翌日，太祖將幸洛陽，詔王歸國。王懇請隨駕，詔不許，惟留王子惟浚從行。是月，王奉辭詔，遣賜金器二千兩、銀器一萬兩、銀三萬兩、對衣玉束帶、玉鞍轡禦馬一匹、細馬五匹、綾羅錦緞共八萬匹、戎裝器八百事、散馬一百匹、衙墜腰帶絡縫衫等二千事，又賜王麾下將帥等官錢帛有差。太祖謂王曰：「南北風土，炎暑不同，宜加調護，卿可早歸。」又親賜密封包袱一封，謂曰：「卿至途中，宜密視之。」王涕泣進言，願三歲一朝，上曰：「川陸迂遠，當俟我詔旨即來。」次日，王妃入辭中宮，賜金器三百兩、衣著二千匹、銀二千兩。是月甲戌，王離京師，詔秦王賜晏於迎春苑。敕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禦廚儀鸞，送至睢陽。次日，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，賜王湯藥二金盒，王妃蕩藥一金盒。戊子，王在舟中，再拜密開所賜黃袱，視之，皆群臣乞留王章疏也。

王既入朝，文武群臣屢上疏乞留王。太祖知王忠厚謹慎，固不允。及王起行時，密以賜焉。

夏四月丙辰，王至國城。丙寅，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。即日王視事，移座於東偏，謂左右曰：「西北者神京所在，天威不違顏咫尺，某豈敢寧居乎！」五月，太祖郊畢，制加王食邑三千戶，實封一千戶。秋八月，敕遣進奏使汪知杲至，賜國信及生辰禮物。冬十月，太祖宴駕，太宗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太平興國，敕詔以封命諭王。以廷美為開封尹，封秦王德昭為永興節度，封武功郡王德芳為興元尹。

又敕遣侍禦史雷德驤來告哀。王率府僚將校等發哀，王二日不食，十一日不視事。十一月，王遣元帥府衙內都指揮使王子惟演賫通天犀帶一條、金器五百事、玳瑁器五百事、塗金銀香龍等巨萬，詣闕以為賀。是月，敕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戶，實封一千戶，仍賜龜魚寶帶襲衣等。是月，吳越國王妃孫氏薨。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，敕遣給事中程羽來，歸王妃之賵，謚王妃曰□□。夏五月，王下令以文軌大同，封疆無患，幾百禦敵之制，悉命除之。境內諸州城，有白露屋及防城物，亦令徹去之。秋八月，詔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　賜王生辰禮物。是月，王遣兩軍節度使世子惟浚入朝，修覲禮也。三年春二月六日，王發國城。三月二日，次揚州。敕遣閤門使梁迥、內班閻承翰來，賜王湯藥茶酒，及押諸司官迎接。七日，次洪澤驛。敕遣供奉官李思彥至，賜王湯藥一金盒、玉鞍轡馬一匹、散馬三十匹、玳瑁絨毛暖衣等物，及賜從行將校有差。十五日，王次宿州。又遣入內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賫詔至，仍賜王龍茶三斤，以金盒盛之，禦酒二十

瓶，荔枝、鵝梨、石榴共六百顆，以銀裝籠子盛封。十七日，王次永城。時太宗敕遣王世子兩軍節度使惟浚迎候，以內班李神佑領翰林儀鸞禦廚諸司，隨世子至，賜禦筵一席。是日，王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自京至傳宣撫問。二更，閤門使梁迥又至，復傳宣撫問。二十四日，王至京師，敕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於迎春苑，仍遣賜王對衣八事、玉排方腰帶、金器一千兩、銀器一萬、細衣三千匹、玉鞍轡馬一匹。是日，王安居於禮賢宅。二十六日，朝見於崇德殿，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。賜宴於長春殿。王進上法酒五百瓶、金銀器物三千兩、綾錦一萬、龍鳳香等二萬事。翌日，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口、法酒三百瓶、粳米二百石、雜買錢一萬緡、草料柴炭稱是。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。二十九日，遣內司賓來賜果子三十盒、法酒一百瓶、蒸羊食物等十匱。三十日，詔王宴於後苑。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、通犀帶一條、龍鳳電魚帶六事。時太宗命射，每中的者即進金銀器三百兩，太宗中的者六。夏四月八日，詔王宴於崇德殿。二十三日，宴王於後苑。二十六日，詔王宴於南郊禦莊，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。王酒酣，至暮而歸第。次日，遣內司賓賜王禦衣紅袍一副、綵衣六事、寶帶一條、金酒器三千兩、細馬四匹、禦馬一匹、儀鸞一副。是日，王進拜表謝恩，仍請以吳越封疆歸於有司，優詔不允。

表略曰：「伏有懇誠，貯於肺腑，幸因入覲，輒敢上言，益虞神道之害盈，必冀天時之從欲。臣近蒙賜以劍履上殿，詔書不名，仍以本道召募卒徒，嘗營戈甲，特建國王之號，並增師律之嚴。皆所以假其寵名，詫其鄰敵。方今幅員無外，名數洞分，豈可冒居，自罹公議，合從省罷，以正等威。除本道軍甲器已曾奏納外，所有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，並乞解罷。凡頒詔命，悉願名呼。庶聖朝無虛授之恩，微臣免速亡之禍。」

五月三日，遣內使賜王湯藥四金盒、金器二百兩、銀三千兩。次日，王再上言請之。

略曰：「臣慶遇承平之運，遠修肆覲之儀，宸眷彌隆，寵章皆極。斗筲之量，實覺滿盈；丹赤之誠，輒茲披露。臣伏念祖世以來，親提義旅，尊戴中京，略有兩浙之土田，討平四方之僭逆。此際蓋隔朝天之路，莫諧請吏之心。然而稟號令於闕庭，保封疆於邊僥，家世承襲，已及百年。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，削平諸夏，凡在幅員之內，悉歸輿地之圖。臣一邦僻在江表，職貢雖陳於外府，版籍未歸於有司。尚令吳越之民，猶隔陶唐之化，太陽委照，不及蔀家，春雷發聲，尚為聾俗，則臣頒諭有司收其土地實使之然也，罪莫大焉，不勝戰栗。願以所部十三州獻於陛下，頒諭有司收其土地。閭裏名數，別具條析以聞。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，察乃心之傾向，特降明詔，允茲至誠。謹奏。」

是月六日，乃下詔從之。

詔曰：「卿世濟忠貞，誌遵憲度，承百年之堂構，有千里之江山。自朕纂臨，來修覲禮，睹文物之全盛，嘉書軌之混同，願親日月之光，遽忘江海之誌。甲兵樓櫓，既悉上於有司；山川田土，又盡獻於天府。舉宗效順，前代所無，書之簡編，永彰忠烈。所請宜依。」

於是所部州十三、縣八十六、戶五十五萬七百、兵一十一萬五千，暨民籍倉庫，盡獻於朝，帝禦崇元殿受之。

是月，王麾下將佐軍校聞之，皆慟哭曰：「吾王不歸矣。」敕升揚州為淮海國，制王依前守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，改封王為淮海國王，食邑一萬戶，實封一千戶，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，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；以王弟弘儀、弘信並為觀察使；以王子惟浚、惟治並為節度使。十三日，賜王淮海國王金印一面，仍賜禮賢宅為永業。十五日，又授王子惟演、惟灝及未官者子弟並麾下將校孫承祐、沈承禮並為節度使等官有差，又賜賓幕宰相而下拜官者又二千五百人。二十三日，詔王宴於長春殿，至暮歸第。六月四日，詔王宴於後苑，命世子惟浚侍坐，泛舟於宮池。十五日，遣入內小底賜王湯藥四金盒、對衣四事、八寶玉帶二條、法酒一百瓶。二十四日，詔王宴於禦莊。秋七月，命京城張燈於王宅第前後，賜設燈山，陳樂聲以寵之。十八日，詔王宴於崇德殿，命世子惟浚侍坐焉。二十六日，遣使至王第慰問，仍賜茶藥一金盒。八月六日，詔王緦麻以上親並赴闕，授以官爵。九日，命以杭州伶人馬迎恩等四十五人賜王，俾備旦夕宴樂。十四日，詔王宴於後苑，泛遊宮池。二十四日，遣內使賜王生辰禮物。九月九日，詔王大宴於長春殿，歡樂終日。二十日，王忽染風疾，太宗傳宣旦夕，遣使撫問。二十五日，又遣內司賓賜王茶果湯藥等。冬十月七日，王進朝謝，賜宴於後苑。十一月朔，太宗南郊禮畢，詔加王食邑二千戶，實封一百戶。十二月八日，遣使賜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匱，法酒一百瓶。二十五日，詔王宴於長春殿，至暮歸第，特輟禦前二大燭送焉。

（己卯）四年春二月朔，王入朝賀，大宴於苑中。太宗顧王甚厚，飲必命酹，王大醉。及罷，拜不能興，太宗仍以金裝擔子送王歸第，仍以賜之。是月，車駕征太原，王請從行。翌日，詔中使別押諸司供帳禦廚從王，每旦夕傳宣撫諭，錫賚殆無虛日。王小心畏慎，每晨趨闕，早先至宮門，假寐以待。一日夜漏四鼓，清蹕啟行，時風雨大作，諸節鎮無一人至者。太宗見王與世子惟浚，稱嘆久之，謂王曰：「卿中年宜避風冷，自今入見，不須太早。」仍輟禦前四大燭賜焉。又召王旦夕宴飲。一日中頓，賜王從官酒食，

再賜衛士羊肩卮酒，觀其飲啖。太宗見其雄壯，因顧王，王進曰：「正所謂如虎如貔，如熊如羆。」上大悅。翌日，會劉繼元降，上禦連城臺，誅軍中先亡命於太原者。時大臣皆侍坐，太宗顧謂王曰：「卿能保全一方，以歸於我，兵不血刃，深可嘉也。」仍賜紅袍一副、玉鞍轡馬一匹，細馬二匹、又賜世子惟浚細馬一匹、綵衣一副。秋七月，車駕凱旋，大行封賞。中書進擬加王食邑一萬戶，實封一千戶，以麻捲入，禦筆改增加王二萬戶，實封二千戶。是月二十六日，王入朝賀，進金銀器三千兩、錦綺二百匹，即宴王於苑中，又命世子惟浚侍坐。八月二十四日，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。冬十月六日，遣內使賜王法酒二百瓶、禦食八匱。十一月十二日，宴王於長春殿。十二月十九日，詔王宴於崇德殿。酒酣，至暮歸第。五年春正月，太宗禦朝元殿受朝賀。時王以劍履升殿，觀者榮之。三月清明節，太宗禦大明殿，召王乘馬擊毬，凡五籌，仍以毬杖引毬以授王，俾王擊之。是日，宴於殿廡，飲必唱籌，顧謂王曰：「卿中年宜以此娛，況冷清明令節，宜加調護。」王啟陳謝。夏四月一日，王以風疾告假，遣禦籌中使一日三至第，仍賜湯藥茶果，間日一至。六月三日，車駕親幸禮賢宅，撫慰再四，仍賜金器一千兩、錢一萬索、銀一萬兩、綾絹一萬匹，王遣子惟治進謝。秋八月十一日，車駕又臨撫慰，親賜湯藥二金盒。二十三日，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。九月十一日，王進朝謝於崇德殿，復上金裝定器二千事、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、珊瑚樹一株。冬十月二十一日，詔王宴於朝元殿。至暮，又以金裝肩輿送王歸第，仍以賜焉，又以禦前二大燭前導。十一月戊午，駕幸大名府，王請從駕，詔許，賜王肩輿舁從行。七日，太宗獵於城之東。時風寒頗嚴，令中使傳宣，俾王先回。是月二十日，車駕還京。六年春正月，王風恙復作，遣尚醫中使駱驛而至，自是賜王免朝。二月，太宗南郊禮畢，制加王食邑一萬戶、實封一千戶。夏五月，王尚在風疾，遣中使以紫白水晶棋子，盛以金盒雜寶文楸棋枰賜王，且諭曰：「朕萬機之暇，頗留意卿疾未痊，宜用此自怡。」一日，內臣趙海常被酒詣王府第，將吏以為傳詔者，亟稟於王，即進寢室見之。海因問王疾何如，王曰：「足疾已久沈痼，今又加之風眩。」海探懷中，出藥百粒以奉王。時王方命茶盡餌之，諸子孫及左右惶懼憂駭，計無所出。海既去，家人皆泣，蓋有所疑也。王笑曰：「主上待我甚厚，中貴必良藥也。」翌日，太宗聞之大驚，即遣中使撫慰，乃杖海脊二十桎梏，坐海於王第門者三日，然後流於海島。王遣世子惟浚陳謝，太宗撫問久之，又賜湯藥一金盒。六月十一日，王復貢黃金三千兩、白金二萬兩。秋八月二十四日，遣內使賜王生辰禮物。翌日，駕幸禮賢宅，王疾尚未痊，出迎拜，不能興，太宗親曳之。撫問再四，王侍坐進茶，太宗仍賜細茶果二十盒、祛風法酒二十瓶，又賜王子以下絹帛有差。冬十月一日，王朝謝於文德殿，太宗大悅，攜手撫問良久，遂賜宴於長春殿，謂王曰：「卿恙少可，天氣嚴寒，宜避風冷，自後免入朝。」王稽顙陳謝。十二月三日，遣中使賜獸炭一千擔，柴米稱是。七年春三月，太宗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。夏四月，王風疾復發，太宗遣中使慰

問，賜王湯藥一金盒，又遣入內小底以龍鳳簫笛娛王終日。秋八月二十四日，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。翌日，王遣子惟灝進謝，貢金銀器二百五十兩。八年春正月十三日，遣中使賜王珍珠寶燈一座，仍命坊市張燈於王第前後，俾王怡悅。三月三日，詔加王食邑二千戶、實封五百戶。夏五月，遣內使賜王珍珠黃羅傘一、龍香涼茶二十斤。秋八月二十三日，遣使賜王生辰禮物。翌日，王遣世子惟浚貢上白龍腦香一百斤、金銀陶器五百事、銀二萬兩、黃金一千兩。冬十一月，王以天下無事，兵革偃息，乃讓大元帥及國封。表上，但許罷兵柄，其國封如故，仍加王食邑三千戶、實封五百戶。十二月六日，遣中使賜禦筵一席，以儀鸞迎送王第，近代無比。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，上幸太乙宮，路由禮賢宅。王力疾出見於道旁，上駐輦撫諭，至於再三。及駕還，命取他路歸，遣中使諭王，恐煩迎接，徑由他路歸矣。夏四月十三日，遣中使賜湯藥二金盒。秋八月二十三日，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。冬十月，華山陳摶號希夷先生謁王，王問先生得養玄默之道，摶曰：「山野之人，何知神仙黃白之術也。」十二月十一日，太宗郊禮畢，進封王為漢南國王，加食邑二千戶，實封四百戶，仍改賜寧海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。二年春正月，太宗以王善於草隸，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跡。王以風恙，手不能握筆，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，遣世子惟浚同中使以進。下詔獎諭，仍賜金匣玉硯一副、龍鳳墨一百錠、紅綠筆一千管、盈丈紙二百軸、細白絹三百匹。幕府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《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》詩文進。上觀覽，命黃絹圖本遣賜王。夏四月，召王宴於後苑。帝曰：「春氣暄和，萬物暢茂，四海安寧，朕當以天下之樂為樂，宜令賞花賦詩。」五月，駕幸禮賢宅，撫慰久之，又命王取平日所書隸書觀看。太宗大悅，收取數幅。翌日，遣中使賜王禦筆二百枝、龍墨二十錠、紅袍一副。秋八月二十三日，遣中使賜王生辰禮。九月九日，召王扶疾宴於崇德殿。是日，楚王元佐廢為庶人。

元佐，太宗長子也。聰敏鐘愛之。因力救秦王廷美貶不解，遂發狂。會重九宴諸王，元佐以新瘥不預。諸王歸過元佐，遂恚曰：「是棄我也。」因夜縱火燒其宮。太宗怒，詔廢之。

冬十月，遣內使賜王夫人龍鳳珠冠一頂、金三百兩、銀二千兩。十一月十五日，遣中使賜王幕府將校幣帛，又加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。三年春二月，太宗以王疾未痊，詔免入朝，改封南陽國王，仍賜領南陽節鉞，加食邑二千戶、實封一千戶。麻降，王復抗表陳讓國事表四上。四月，王將赴南陽，詔免入辭，賜禦衣一副、襲衣玉束帶一條、金器一千兩、玉石器皿一百事、銀器一萬兩，仍詔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子惟浚送王至尉氏縣，詔雍州團練使王子惟演、韶州刺史王子惟灝並從王行。是月二十六日，王發京師，詔遣中使賜禦酒二百瓶、龍茶二百斤、櫻桃二金盒，仍遣中使押翰林儀鸞禦廚送王。五

月，王遣子惟灝詣闕謝恩，貢上鰲山寶樹一座、紫金獅帶一條、金銀器皿共一萬兩，太宗撫問再四。六月，太宗命韶州刺史王子惟灝歸，加王食邑五千戶、實封三百戶，仍賜國信、湯藥二金盒、茶餅二十匱、寶帶一條、金器一千兩、銀裝器皿稱是，又賜王子惟灝銀二百兩。秋八月，王不康。敕遣東頭供奉官高品尚醫李密並王孫相繼而至，又遣中使王首宿至，賜王生辰禮物，仍令撫問。四年春二月，敕遣給事中崔灝改封王為許王，加食邑一萬戶、實封二千戶，仍改賜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。端拱元年春正月，太宗藉田，大赦改元。二月，敕遣中使進王為鄧王，加食邑一萬戶、實封三千戶。三月，王遣子惟治表賀，貢上金飾玳瑁器皿五百事、玉器二十事、水晶盤四事、金二千兩、銀二萬兩、錦綺二萬匹、羊二百口、法酒二百瓶，以為賀禮。夏四月，太宗命王子惟治歸，賜王禦羅袍、玉帶、瑪瑙嵌珍珠酒器八對，又輟禦前金燭臺一對以賜焉。秋七月，王復不康，太宗聞之，敕遣中使王守文、翰林醫官王佑、洎王諸孫駱驛而至，仍又敕遣供奉官詔加王食邑三萬戶、實封五千戶，仍賜撫問，及賚禦藥一金盒。八月，王疾稍痊，遣子團練使惟演詣闕謝恩，貢上黃犀帶一、大玉帶四、金飾酒器一千事、黃絹草書八幅、隸字四幅，太宗撫問再四。是月，敕遣皇城使李惠、河州團練使王繼恩，同王子惟演，賜王生辰禮物。國信至，王扶疾拜命，與來使燕接極歡。二十三日哺時，王於寢齋之西軒，命左右讀《唐書》數篇，又命諸子孫誦調章詩葉數篇，未訖，忽風恙復作，四鼓而薨。是夕，大流星墜於正寢之上，光燭滿庭。

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，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，以生記薨，實周一甲子矣。

即日，王繼恩先還京報訃，太宗聞之，哀悼不已，詔廢朝七日，復敕王繼恩押入內班賈繼勛護喪歸於京師。冬十月二十四日，王喪發南陽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至京師。太宗復發哀詔，權窆於城東別墅，即日命有司致祭。翌日，遣中使賞禦筵一席，致獻於王喪次。前二十五日，太宗禦文德殿，命工部侍郎郭贄追冊為秦國王，太常定謚曰忠懿。二十八日，復遣工部侍郎郭贄致祭於喪次。十二月十八日，遣中使獻茶湯於喪次。二年春正月丁酉日，遣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，葬王於河南府洛陽縣賢相裏陶公原，命大臣以下俱素服送三十里，仍命有司撰碑文。王任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、國王凡四十年，為元帥三十五年，窮極富貴，福履之盛，近代無比。王性儉素，自奉尤薄，常服大帛之衣，帷帳裀褥，皆用綢絹紫絁。食不重味，稟性謙和，未嘗忤物。在藩日，每有朝廷使至，接奉勤厚，進貢之物製作精妙，將遣使，必列陳於庭，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。廢王嘗於山亭擊鼓，聲聞於外，守衛者遽以聞王。王曰：「吾兄以閑適為懷，非鼓樂不歡。」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。國人聞之，感王孝友，有出涕者，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，終以疾

卒。太平興國中，趙普再入相，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。一日，普召王世子惟浚至，謂曰：「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極多，今未鞫劾者，恐累元帥耳，請具所遣之物列狀上之。」惟浚歸白王，王曰：「主上英明，凡大臣有過，即自行，何用狀上。」惟浚懼，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，曰：「若不預言，事恐不測。」王曰：「且姑休矣，我當取案籍考視之。」於時盡取當時簿籍，命火焚之，即召惟浚等至，謂曰：「我入朝之初，荷蒙主上殊常之遇，故左右大臣鹹有饋物，非獨盧相也，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！汝等少年，慎勿為此禍福，我自當之。」惟浚等惕懼而退。普聞之，召惟浚至，深自嘆服，稱王寬洪大度，事遂寢。王博覽經史，手不釋卷，平生好吟詠，在國中編三百餘篇，目曰《政本》。國相元德昭、翰林學士陶谷皆撰序。後文僖公搜尋遺墜，總集為十卷，撰後序行於世，時天禧四年。文僖公忝機衡之命，特詔尊王為尚父。王自國初供奉之數，無復文案，今不得而書，唯太祖、太宗兩朝入貢，記之頗備，謂之《貢奉錄》。今取其大者，如赭黃犀帶、龍鳳龜魚、仙人鰲山、寶樹等，通犀帶凡七十餘條，皆世希之寶也，玉帶二十四、紫金獅子帶一、黃金九萬五千餘兩、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、綾羅錦綺二十八萬余匹、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匹、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、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，珊瑚樹一，高三尺五寸，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，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，銀裝器械七十萬事，白龍瑙二百餘斤。王自入朝，至歸國，復入朝，太祖、太宗所賜金器並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、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、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、寶玉帶四十二條、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匹、禦衣並袍襲衣等、金盔六頂、甲六副、金玉鞍轡禦馬一十六匹、細馬四十八匹、駝三百餘匹、散馬二千七百二十匹、金印四顆、玉冊二、禦劍三口、法酒三千餘瓶、衙墜腰帶三千事、鳳冠四頂，他物稱是。

逸文

錢文奉，元瓘之子。善騎射，能上馬運槊。涉獵經史，精音律、圖緯，醫藥、鞠奕之藝，皆冠絕一時。初以父蔭，為蘇州都指揮使，遷節度副使。元瓘卒，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。有鑒裁，禮下賢能。士負才藝者多依之。作南園、東莊，為吳中之勝（東莊，一名東墅）。多聚法書、名畫、寶玩、雅器，號稱好事。又與賓僚共采史籍，著《資談》三十卷，行於世。嘗問命於天臺僧德韶，韶曰：「明公年已八十一。至六十一歲，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。」（《吳郡誌》卷一一）